



新  
的  
综  
合



70325

C91

86-17

# 新的综合

——社会生物学

〔美〕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 编译



S0139378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特约编辑：朱熹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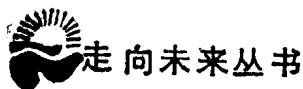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何昌宇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图：谭平

戴士和

装帧：盛寄萍



##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 编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140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三次印刷

书号：17118·110 印数：77,401—111,900册

定价：1.60元



*Edw. O. Wilson*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 (Edward Osborne Wilson)，应笔者之请，摄于1982年。

威尔逊1929年6月10日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1949年在亚拉巴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硕士学位，1955年在哈佛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195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1964年成为正教授。

威尔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学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1977年，威尔逊获民族科学奖，1979年获普里策奖，同年还获科学院利迪奖。

##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DZ 65/21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

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  
上的时间是否都是对的？

——E . B . 怀特

## 序 言

贾 若

### 【一】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在科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引起强烈的争论风暴，这在二十世纪科学史上是不多见的。社会生物学的问世，就是这种罕见的例外之一。1975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奥·威尔逊近七百页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出版，使社会生物学得到了到那时为止的最彻底、系统和完整的阐发。同时，围绕社会生物学的争论风暴，包括以科学的名义对社会生物学的讨伐，也达到了真正白热化的程度。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评论这场争论时指出，这场风暴的激烈程度，足以使社会生物学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赢得一席之地。贝尔甚至毫无保留地把社会生物学的出现列

为七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四大进展之首。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还是作为科学学术思潮，社会生物学及其创始人威尔逊的开创性工作，都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探究。

## 【二】

对于人类的思想成果，我们习惯的评价方式，往往是对、错，可、否，取、舍。但是一般的思想史或科学史提供的事实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种有效、经济和合理的方式。且不说人类有意义的思考真正能被最终证明具有真理性质的是何等微乎其微，即使是已经被证明为合理的思想，作为对思考对象的最终说明，也只具有暂时的、相对的意义。如果用上述简单化的办法去确立对它们的态度，那么到头来最保险的选择只能导致虚无主义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从真理的相对性来看，一个有意义的提问，一个有启迪价值的观察角度的开拓，一种新方法的创造和应用的尝试，对于人类智慧永恒的积累的贡献，其价值并不低于一次成功的理论说明。在最终证明社会生物学假说的真理性之前，我们对它重视，主要是出于下述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社会生物学的提问是真诚、中肯、深刻的。对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社会这种特殊生命现象的理解与把握，是人类从野蛮奔向文明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思考着的主题。回答这个问题，既是人类作为高等智能动物的自觉和理智特征的表现，又是人类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而不断追求更高程度自觉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人类就难以最后摆脱自身及自身行为的盲目、被动状态，从而无法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但是，由于功利、偏见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利害冲突，使得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并不总是自觉、清醒地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不断地提醒人类的警觉，顽强地超越一己之囿，以人类的名义寻求这个目标，便成为每个时代无私、勇敢、深刻而负责的人们无可推卸的天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表明，人类越是具有了超乎寻常的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自觉就显得越是重要和紧迫。威尔逊及其同事们建立的社会生物学，正是在人类盲目性造成的种种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命运，而人类自身却深深沉迷于工业文明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应运而生的。这种对人类所面临的冷酷现实的热情和负责的关注，正是社会生物学家面对指责非难坦然

无愧，充满道义自信的可靠精神力量。因为他们的努力并非肤浅和轻率的感情冲动，而是理性与良知的深刻统一。无论这种学说将来的命运如何，这种真挚与负责的态度都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

其次，社会生物学在力图用现代科学在生命领域的全部知识去探讨社会行为这个生命现象中最错综复杂的现象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颇具特色的。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整体来把握，既是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是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社会生物学是有贡献的。它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借鉴、渗透上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独到之处还不在于方法的简单转移，而在于首先着眼于两门知识内在统一性的探究和揭示。

按照威尔逊的定义，“社会生物学是对一切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为此，他首先确定的基本命题是，“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 DNA 的工具”，由此出发，进一步推导出下面的结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复制、增加自身的一种基因技巧。这样，他不仅使低等生命与高等生命实现了本质和功能上的逻辑同格，而且也使一般的生理机制与社会行为达到了内

在的同一。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而给基因复制功能赋予伦理属性，这就为生物学理论引进社会行为的研究和证明开辟了道路，为利用迄今为止人类关于生命现象的各种知识来提高人类的自我认识创造了前提。在完成一般生物学原理由低级到高级的贯通时，威尔逊也力图摆脱简单的行为对应和机械还原办法，致力于从一般原则出发，由低级向高级构建逐渐复杂精细的机制和概念，使各层次的有机体及其行为特征既统一又有区别地展现出来。所有这些，不仅为作者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目标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新理论在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情况下能够引起人们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原因。

第三，读过威尔逊著作的人，都会对他清新活泼的挑战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怀疑与求实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之所在。对陈旧过时的观念不可遏制的挑战冲动，是有创见的科学家的必备气质。在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涉及人类这种特殊生命现象的领域中，尤其需要这种纯美的科学质素。纵观与人类有关的生命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个令人却步的现象，即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一次划时代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以否定人类“特

创”尊严为代价的，这就使得它们有理由要求挑战者具有更大的胆略。在这方面，威尔逊不仅继承了他的优秀前辈们的品质，而且表现了自己特有的机敏与勇敢。他不仅把人看成是整个生物进化中的一环，而且把人类的社会行为也看作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基因技巧，把人从惯于自居的“目的”的位置上拖了下来，使之成为一种工具、中介和手段。为了科学的发展，威尔逊等人对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了坚决而又顽强的挑战。正是这种科学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与意志，使得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经受住了最初的严酷冲击，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社会生物学的专业杂志已非一种文字和民族独有，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社会生物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甚至自然科学的领域，成为一门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威尔逊在与编译者的通信中，对社会生物学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通过上述评论，给读者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在统一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用生物学的一般原理说明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方面，社会生物学已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了。事实上，远远不是这样。

不言而喻，从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启迪意义上的肯定，与对学科本身科学性的评价，虽然有联系，但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两码事。社会生物学本身，远非完满自洽而无可指责乃致证伪。前提、假设等理论构建中，还存在着漏洞甚至悖谬；在把生物学的一般原理运用于高等动物群体，特别是用于人类行为的分析时，不乏生硬牵强之处；在社会生物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基因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区别，还是不完全清楚的；本能与学习，先天与后天，其各在行成行为模式中的比例、地位，也不能精确给出。这一切，常常使人对社会生物学的实质贡献以及整个学科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不仅社会生物学家的具体工作并不完善，而且，生物学原理是否能用于社会行为、特别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分析？应该通过怎样的形式、怎样的中介、途径和方法，才能使这种贯通得以实现？应该说，这些前提性的问题都还没有给出明确可靠的结论。在超越人类的自身局限，从更加宏观的高度客观地揭示人类行为的本质方面，留待人们去继续探索的，还有大片未开垦的、布满荆棘的荒野。

编译出版这个小册子，决不是要读者对社会生物学毫无保留和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除了上述科

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上的借鉴之外，也想让读者从中把握社会生物学家的思想脉络，了解他们的研究水平，并进一步确定对这门学科的正确态度，在这个基础上更有助于把握自己的方向，开展自己的研究。

### 【三】

社会生物学的论战高潮发生在 1975 年夏秋之季。当时，我国与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处于隔绝状态，对于这场争论的始末、内容、影响，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应该承认，这是一大缺憾。倒不在乎追求时髦或猎奇，而是因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大潮流和学派运动，是不能不有所了解的。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任何观念和思想的出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社会潮流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本质，标志着人类文明成长、进步的不同历程，并以此决定了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认识价值与人们对它们的主观探讨意义。

对于科学理论领域中的新进展、新见解，采取

虚无主义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畏若洪水猛兽、拒之千里之外，都是要不得的。这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不仅徒然表现了可笑的愚昧落后和可悲的冥顽不化，而且必将在人类的思想进程中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无法达到飞速发展的科学进步所带给人类的认识高度与理解深度，无法适应这个发展变化着的伟大时代。

无可讳言，在一个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混乱纷扰的世界上，人类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处于孕育着新的理论突破和思想出路的非常时期。因此，鼓励各种科学理论上的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人类思想力度富有时代感，精神能力基本健全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赖以向前发展的希望和保障。

我国读者有必要了解社会生物学这一新的学派及其理论观点。然而，绝大多数人往往没有机会较详细地阅读社会生物学的主要文献，加之我们多年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惯于把严肃、深刻、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用形而上学的归类和贴政治标签的办法代替严肃的思考和负责任的评论。这一切使得全面介绍社会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工作显得十分必要。李昆峰同志把威尔逊内容广泛、篇幅浩